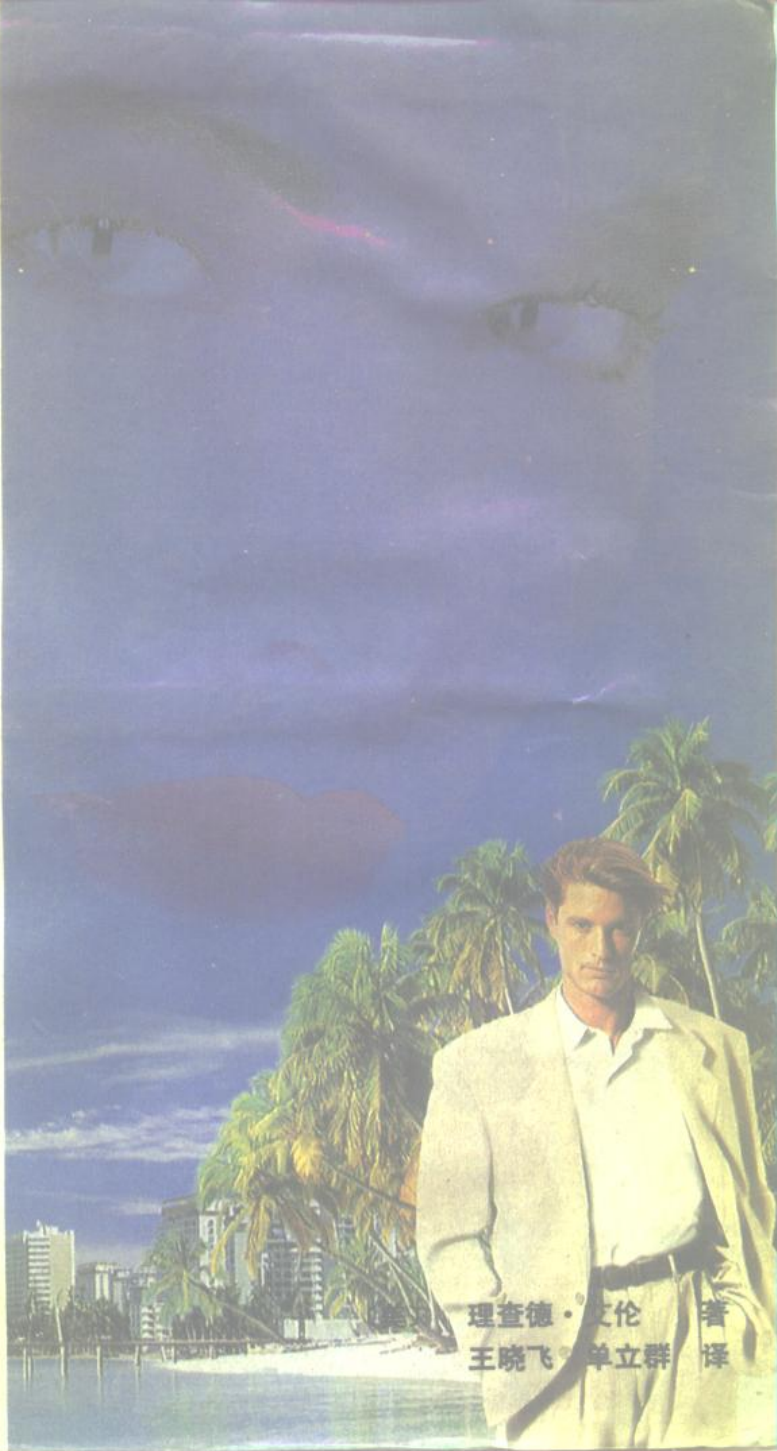


红眼睛

军事译文出版社



理查德·艾伦 著
王晓飞 单立群 译

红 眼 睛

〔美〕理查德·艾 伦 著
王晓飞 单立群 译

军事译文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三月

REDEYE

RICHARD AELLEN

1988

红 眼 睛

〔美〕理查德·艾 伦 著
王晓飞 单立群 译

*

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
(北京市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 13 13/16 字数: 320千字

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027-114-5/I·58

定价: 4.95元

0187/03

故 事 梗 概

这是一个奇特的故事。

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，满目废墟的柏林有一对年幼的孪生兄弟在动荡的环境中失散，他们后来在不同的国度里长大成人。弟弟卡尔留在德国，孤苦伶仃，遭遇坎坷，后被情报机关招募成为特工。迁居美国的哥哥保罗则一帆风顺，成为华盛顿小有名气的记者。保罗曾多次做噩梦，梦见杀人，醒后便将梦境写成幻想小说在一刊物上发表，颇受读者欢迎。这些小说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密切注意，经过他们的查询盘问，保罗方知自己所写小说的内容均系真人真事，被杀者为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或情报来源。中央情报局对保罗施行测谎和催眠术，分析保罗可能与杀手有心灵感应。保罗询问其母，方知他在德国有一孪生兄弟，遂独自前往柏林寻访，以制止卡尔继续杀人。当时卡尔正授命准备赴美国执行一项特殊使命。保罗在柏林找到了卡尔，但被卡尔软禁以防其泄露真情。保罗设法逃离魔窟，返美后继续追踪卡尔，经过种种曲折，终于找到并亲手击毙了自己的同胞兄弟卡尔。

这对孪生兄弟长相和声音完全相同，使故事情节时而悬念迭起，时而妙趣横生。如保罗初到西柏林的夜晚，在街上突遭一娼妓的打骂，因该妓女误认为保罗就是曾虐待过她的卡尔。而卡尔亦曾冒充保罗进行活动，甚至潜入保罗家中与保罗之妻乔安娜相遇。本书构思新奇精巧，情节迭宕起伏，人物心理刻画细致入微，特别是关于心灵感应的描写生动有趣，发展亦合情合理，使人读来有不忍释手之感。

第一章

他梦中要杀的那个女人不是他的妻子，而是一个名叫莱尔·波玛尔的陌生人。在她领他进屋之前，他就已知道了室内的详细情况。他知道厨房里有一排铜壶斜挂在炉灶上方，卧室里摆有铺着中国锦缎床罩的双人床，洗澡间里有一只虎脚澡盆，带喷头的粉红色软管象蛇一样卷曲在盆底。所有这些东西，在保罗·斯塔福德亲吻莱尔·波玛尔并打算弄死她的时候，心中都有数，他已有所准备。

保罗没有理由梦见死亡。这是一个四月里的宁静的夜晚，暖风习习，卧室敞开的窗户上的帘子随风飘拂着，后院传来蟋蟀的阵阵低鸣和树叶打在锈水管上的沙沙声。远处的房顶之上，华盛顿纪念碑的尖顶依稀可见，月色中宛如指向那轮弦月的手指。保罗躺在床上，被不断闯入脑海的影像搅得烦躁不安：他似乎在被迫充当着一个个角色，违心的参与者，冒险的诱奸者，一会儿又是冷酷的杀手。

那位梦中的姑娘姿色诱人，金发碧眼，丰满的嘴唇自然地向上撇着。刚关上身后的门，她就紧紧依偎着他，无所顾忌的神情似有几分醉意。他将她抱在怀里亲吻着，轻柔地抚摸着她。

奇怪的是，保罗在惊醒时仍保留着梦中的意识。就像在其他梦中那样，他总是被梦境所吸引，又总是经历了最后可怕的时刻才醒过来。他感觉到她薄薄的上衣里的乳峰，闻到

周围的香味，听到她抚摸他时发出的嗫嗫低语。他和她一起到洗澡间淋浴，在身上涂满肥皂泡。之后，莱尔要他上床，而他却感到该结束了。

她正想开口说什么，被他重重地打中了下巴，牙齿磕碰发出的清脆响声夹杂着颈骨碎裂的钝响。她顺着墙向后瘫倒下去，身上还沾着许多泡沫。他托起她的尸体时，她的头垂向后背，嘴里露出几乎被咬断的舌头……

保罗忽地坐了起来，只觉得心跳气喘，汗水浸湿了睡衣乱缠在身上。由于是独自一人，好一阵儿他才意识到自己仍在家中，而并没被派往国外去搞追踪报道。继而他又记起与妻子口角，乔安娜已下楼看电视去了，边看晚间电影节目边喝酒解闷儿。此时，她还未回卧室来。

保罗撩开被单下了床，走进洗澡间。他用冷水浇在自己的脸上，又仰起头来做深呼吸。细小的水流顺着脖子淌到胸前，很快被衣服吸干了。那个女人，那个被她杀死的女人的影子在他面前游荡，他还能听到她被扼住下巴时急促吸气的声音，能闻到她身上香水的淡淡幽香。他以前也做噩梦，但却从未梦见过杀死女人，梦中杀死的总是男人。

保罗走下楼梯。乔安娜已在长沙发上睡着了，电视屏幕还在闪着暗淡的光。她拉了条羊毛披巾当毯子盖在身上，双脚裸露在外面，一只手托着腮枕在栗色的沙发靠垫上。她那薄薄的嘴唇微张着，整个嘴部显得充实饱满，平时只在她生气或做爱时才会是这个样子。熟睡中的她看上去比实际的28岁要年轻些，一瓶雷米马丁酒翻倒在沙发旁，在地毯上留下了一小片污渍。

保罗拾起酒瓶放在咖啡桌上，他想把乔安娜抱回床上去，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——弄醒她恐怕又会继续争吵，刚才，

保罗在翻阅几份复印的材料，那是罗克兰德—伯德威尔公司关于星球大战计划中激光部分的检查报告。这时，乔安娜走了进来，随手拿起报告翻了翻，她那纤细的手指长得很美，只是咬指甲的习惯使它们受了点损伤，显得有些美中不足。

“什么材料？”

“有关‘战略防御计划’的。罗克兰德—伯德威尔公司正在编造有关该计划的进度报告，他们想改变测试标准以便使激光部件得以通过，这样这些部件的研制就可以列入计划。”保罗靠向椅背，“问题在于，是他们在愚弄国防部呢，还是国防部有意这样做，以使俄国人感到战略防御计划看起来更难以对付呢？”

他说起将要缔结的共同防御条约，这项条约包括一项“防务技术”交易——以激光技术为基础的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和通常称为“尼夫斯基工程”的苏联秘密射频波发射机之间的交易。乔安娜对此不感兴趣，她把手搭在保罗的肩上，抚弄着他颈后的头发。

“你想上床吗？”

她穿着与她的眼睛颜色相称的浅蓝色衬衣，臀部紧靠着保罗的肩膀。

“我要看看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什么。”

乔安娜的手垂了下来。

“保罗……我想再要个孩子。”

他连头也没抬，继续看他的材料。过了片刻她又说，“你是不打算回答我了？”

“你问的是什么呢？”

“我说我想再要个孩子。”

“我们早就有过孩子了。”但他死了，保罗想。

“屋子里空荡荡的，我心里也空荡荡的，我还想要个孩子——”

“不。”

“保罗——”

“我不想再受罪了。”

“你受罪？”

“我不希望我们再受罪了。”

她挪到他面前，双手抱肘，努力使声调保持平稳。

“保罗，那只是一次意外事件，这你是知道的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就是那样想的。”

他把注意力又转到那几份报告上了。

“当初是你要建立家庭的，”乔安娜说。“我们认识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生儿育女的事。”

“从那以后什么都没变呀。”

“什么都变了。我们建立了家庭，你说过你想要四个孩子。”

“不再要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——你什么时候决定不要了？”

一束长长的黑发垂到她的嘴边，她用手理了理。

“我这样想已有些日子了。”

“有多久？”

自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贾森死后，他想说。自从葬礼后的那个早晨，我醒来后看到你还在睡着，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平静而安详地睡着。

但事情毕竟是发生了。六个月之前乔安娜带着贾森驱车去夏洛茨维尔，回她父母家。他们住在山丘上一幢宽大而杂

乱的乡村房舍里，屋外可以俯瞰山丘下的城镇。那天乔安娜出去买东西，把贾森留给她父母看管。她母亲正忙着准备圣诞节的午餐，而她的父亲则在地下室里修整地面。乔安娜离开时，贾森正在帮外公干活儿。不知什么时候，贾森走上楼梯，而那以后每个大人都以为他和别人在一起，谁也没注意他跑到外面去了，更没有人听到他掉进结着薄冰的游泳池的声音。他被发现时，已经太晚了。

乔安娜知道保罗在想什么。

“这不公平，”她轻轻地说道，“不是我害的他。”

“但是你没能保护他，我也没能保护他，我们都没有。”

“你认为这是我的错，是吗？”

不，他想，谁也没有错，还是宽恕和忘却吧。忘掉你曾带贾森去夏洛茨维尔，忘掉你父母曾是那么粗心大意，使他死在屋外50英尺远的地方，忘掉我没有去度那个周末，彻底忘掉我们有过一个孩子吧。

他强压住火气说道：“不。”

“你在责备爸爸和妈妈吗？”

“我谁也不责备。”

“不，你在责备他们。”

他转过脸去紧盯着她，语调阴沉地说：“他不在这儿了是吧？他不在了，他已经离开人世了。他本来应该得到的一切都化为乌有了；没有人会再想起他，他本应有朋友，妻子，孩子……”

泪水从乔安娜的眼眶里涌了出来，她用双手捂住耳朵，没等他说完就走出了房间。

保罗本想跟出去，但一想起贾森最后的影子，他立即就打消了这个念头……贾森拎着玩具袋走进车里，车开动时还

向外张望，手里拿着感恩节游行时买回的梅西公司的动物玩偶，靠在车窗上，用玩偶的小爪子跟爸爸再见。孩子那信赖的目光，他是无论如何也忘不掉的。养育孩子上的过失是不可原谅的……

现在，看着熟睡的乔安娜，保罗试图重温旧情。他想像着和熟睡中的她做爱的情景。她的美貌仍然吸引着他，她的丰姿仍使他感到兴奋。保罗跪下来吻她。他的膝盖触着了地毯上那片酒渍。蓦地，噩梦中的那些幽灵和残缺的尸体又出现在眼前。乔安娜霎时间变成了一个陌生人，一个有着玉雕般苍白面孔的女人，飘浮在海里，黑色的头发透过枕头散开着，就像水中的一团墨汁。幽灵、腐尸的影子塞满他的脑际。过去的经验告诉他，不摆脱这些噩梦的干扰他是不会轻松自在的。

他回到楼上的办公室，取出一叠黄色稿纸写了起来。他常以这些离奇的噩梦情节为基础，撰写一些神秘小说寄给《黑猫神秘故事》杂志。稿酬虽不多，但保罗却很乐于看到自己被人列为创作小说作家。这似乎比一个记者的署名更能给人以深刻印象。

他写得很快，纸的正反面都用。两个小时后，他把写完的稿纸放进抽屉。外面天已发白，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，“你干了一整夜？”

他吃了一惊，转过身来，乔安娜站在门口，她把羊毛披巾裹在身上，像是披了件斗篷。看上去她很疲倦。保罗起身走近她，她投进他的怀抱，他把脸埋进她的头发里。他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。

“一整夜吗？”她又问道，声音被披巾捂得有点发闷。

“我做了一个噩梦。”

她迟疑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又是你杀了什么人吧？”

“我差点叫醒你。”

“幸亏你没叫醒我，”她说。她有生以来从未做过噩梦。

“这次是一个女人。”

“是我吗？”她颇感兴趣地问道。

“不，一点也不像你。而且，她的名字叫莱尔·波玛尔。”

“你居然知道她的名字？”

“我总是知道他们的名字的。”

“你怎么杀的她？”

“打断了她的颈骨。”他未提及杀人前的那场厮混。

“打断了她的颈骨。”乔安娜心情抑郁地重复着，好像那正是所期待的。她不是个起早的人，离开房间时说道：“我去煮点儿咖啡，身上难受得很。”

吃早饭时，他们像两个斗累了的拳击手，相互揣摸着对方。保罗在翻阅华盛顿邮报，将其中的新闻报道与自己所在的华盛顿先驱报进行比较，华盛顿邮报要略高一筹，对此保罗并无妒忌。先驱报仍在为树立自己的声望和可信性而努力，为此它想方设法留住保罗。他在先驱报是颗明星，而在邮报他只不过是另一个获奖的记者而已。

乔安娜伏在餐桌上，阅读报纸的“艺术与消遣”专栏，嘴里得意地咕哝着。

“感谢上帝，总算成了，瞧，他们写了关于路易斯的报道。”

文章是有关巴西艺术家路易斯·丘夫的，他的画展今晚将在儿童美术馆开幕。乔安娜是美术馆的助理馆长，曾与丘夫一起办过展览。保罗瞥了那篇报道一眼，上面配的那幅照

片反差不足，使得丘夫的作品并不引人注目。作品画的都是一些平面和棱角的几何形状，丘夫亲自充当主角，傲慢地站在镜头前，活像那些模仿征服者的人物。这些丝毫没引起保罗的兴趣，他怀疑乔安娜的兴趣能否持久。自打他们认识，他曾先后醉心于救助饥民，保护建筑，航海，戏剧，现在又是艺术。

“你去看开幕式吗？”乔安娜问。

“什么时间？”

“5点半到8点。我们免费招待香槟酒，也许这会吸引你。”

这是否含蓄地暗示着他们那偶尔才过的性生活，保罗也说不清楚。近来，每当他们做爱时，他总感到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疲惫，乔安娜的要求常使他貌合神离，很难亲近她。

她陪他来到屋旁的车库，身上仍穿着睡衣。按了电钮后，车库门吱吱嘎嘎地向上缩进天花板。带点儿霉味的潮湿空气飘散出来，光线洒照在庫中的两辆车上：保罗的“奥迪”和乔安娜的“阿尔法·罗密欧”。

她踮起脚尖来使劲地吻着他，又轻轻咬住他的下唇。他向后一挣，嘴里尝到了一丝淡淡的血腥味。她瞪大了眼睛望着他。

“互相弄伤一点儿是难以避免的，”她说，“谁也不伤着谁，这很难。”

没等他答话，她就回厨房去了。她那发颤的语调使他心中的恼怒烟消云散，他忽然感到一丝柔情。她还是那样难以捉摸，那样咄咄逼人，那样温柔多情，这使保罗感到她仍是自己所熟悉的女人中最有魅力的一个。

半个街区以外，一个男人正坐在遮暗了的屋子里，注视

着一台电视监视器。监视器荧屏上显示的是保罗家房子的前部，旁边的另一台监视器则对准了房子的后部。当“奥迪”车开到街上时，这个人把时间记在一页纸上，那上面记满了以前车子开出去和回来的时间。他拿起无线电对讲机干巴巴地呼叫着。

“戴克6号，我是戴克1号。”

对方的回答同样干瘪而单调。

“我是戴克6号，说吧。”

“‘阿尔法’出去了。”

“做好记录。”

“放心吧！。”

“我们真走运。”

这个人放下对讲机，站起身来，伸了个懒腰，又坐下去打开了一本平装小说。

在半个世界之外，一位体态臃肿的警官走出老式电梯，拨开人群挤进一个房间，门口看热闹的人活像些寻食的鸽子，伸着脖子站在那里向屋内窥视。

“让开，让开。”警官向他们挥着手。

房间里，一位穿制服的官员把他带入洗澡间。一个年轻女人的尸体映入眼帘，她卷曲在浴缸中，一只胳膊很别扭地搭在浴缸边上。受害者赤身裸体，皮肤湿而微皱，就像洗了很长时间的淋浴一样。一位摄影师拿着一架很精致的照相机在拍照。

“今早没有热水，门房便怀疑出了什么差错。”那位官员说。“发现她时水龙头还开着。”

“我猜想是个意外事件。”

“她倒下时颈骨被碰断了，瞧见她下巴上的那块伤痕了吗？”他惋惜地摇着头。“一个漂亮的姑娘就这样完了。”

“知道她的姓名吗？”

“莱尔·波玛尔。没发现与她有特殊关系的人。”

闪光灯刺得两位警官睁不开眼，随后来了些穿白衣的随从人员把尸体抬走了。

第二章

保罗·斯塔福德在先驱报的头衔是“调查编辑”。他每周两次接待本报的三名调查记者，提出建议和意见。每周一次去见总编辑伯尼·斯特恩，申明自己的建议和意见。剩下的时间就用来写他自己的小说。

中央情报局的人露面那天，保罗在办公室里跟一个名叫迪基·拉扎勒斯的年轻摄影师谈话。保罗自己也搞摄影，所以那些既搞文字也搞图片生意的人有时也来找他。迪基一直想拍到安吉洛·维斯帕西的照片，这是一个曾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作证的臭名昭著的恶棍。为抢拍镜头迪基曾两次遭到维斯帕西的保镖的粗暴干预，而保罗答应为他想办法。他们正想出去吃午餐再继续谈抢拍维斯帕西照片时，接待处的小姐来电话说有两位中央情报局的人要见保罗。

保罗瞥了一眼有些紧张的迪基。

“我们只好等会儿再吃午饭了。”

“是件偶然的事情吧？”

迪基在华盛顿还是新手，中央情报局人员的出现使他有些激动，但他很精明，表面上不露声色。

“有篇关于中央情报局的人搞同性恋的内幕报道。”保罗告诉他。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这两个家伙在波托马克河上就有一条可住宿的船。”

“爆炸性新闻。”迪基吹了声口哨。

整个大楼几分钟之内顿时充满了各种谣传：保罗揭了中央情报局的丑；保罗要作为间谍被逮捕了；保罗实际上是中央情报局的人；保罗未经许可掌握了某秘密军事基地的照片。中央情报局来人的消息一经传开，窗外的大厅里人影晃动，人们都在注视着保罗的屋子。

保罗从桌上拿起两架尼康自动照相机递给迪基。

“你拿着这玩艺儿，”他说，“跟他们谈完了我会叫你的。”

“你认为不需要个证人吗？”

保罗摇摇头，“你太引人注目了，他们会找你麻烦的。”

从迪基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很不喜欢这一说法。他是一个满嘴时髦行话、有点不修边幅的东海岸小伙子。皱巴巴的灰色裤子，彩色的吊裤带，上穿一件蓝色的T恤衫，外面套着大号淡紫色运动装，袖子挽在胳膊上。难怪那些保镖在他离维斯帕西100码时就把他赶到一边去了。

窗外出现了中央情报局的人，他们正朝这边走来。其中一人看上去比另一个老练些，他们的脸都刮得精光，穿着军服似的旧式西服。保罗觉得他们像是穿便衣的士兵，或者是没戴墨镜的密探。保罗不知道他们找上门来是否跟那篇罗克兰德—伯德威尔公司的战略防御计划的报道有关。

中央情报局的来人走近了，迪基拉开门。保罗把手伸进兜里，摸到了那架“理光FF—90”相机的按钮，这是保罗用来抢拍镜头用的一架小型全自动相机。随着很轻的“咔嚓”一响和细微的滋滋响声，电子闪光灯开始充电了。迪基站在门外，朝走进办公室的中央情报局人员厌恶地看了一眼。

“是斯塔福德先生吧？”年纪较大的那个人说，“我叫休·罗克，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调查员。这位是我的助手，莫里斯·辛格。”

辛格关上办公室的门，点头打了个招呼。他身材瘦削，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，活像橱窗里的服装模特。而罗克则轻松自如，脸上堆满令人宽心的微笑，这与他那诡计多端的狡黠眼神很不协调。他们都打开身份证亮了一下，然后很快装回衣袋。

“请坐，”保罗说。

休·罗克坐在一把软面椅子上，而莫里斯则从墙边的两把塑料椅中拉过一把坐下。

“二位有何贵干？”

“我们有个问题，只是——”

保罗从兜里拿出“理光”相机，随便地拍了一张照。

相机的闪光打断了休的话，莫里斯好像装了弹簧似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。

“你干得很聪明。现在把相机交给我吧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交出相机还是胶片，你自己决定吧。”

休说：“别紧张，莫里斯。”

“他给我们拍了照！”

保罗说：“没有你们的同意我是不会发表的。”

“你根本不可能发表，胶片要装在我兜里带走。”

“坐下，莫里斯，”休·罗克平静地说。那年轻人转向他的上司，“我们要是栽在他的打击名单上怎么办？”

保罗说：“侧面照得还可以。”说着又拍了一张。

这次拍时，休举起手在自己脸前挡了一下。莫里斯则惊